

(香港)

黃易

◎ 玄幻系列之

超脑



华 | 黄



董易

作品集·玄幻系列

超
脑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超脑/黄易著. - 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9.3

ISBN 7-80142-146-9

I. 超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7580 号

京权图字:01-99-0356 号

本书由香港博益出版公司出版,经授权由华艺出版社在
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版。

超脑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1/32 4.75印张 68千字

1999年3月第一版 1999年3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142-146-9/I·094 定价: 8.80 元

编者的话

宇宙广漠无垠，就是科学如何先进，人类亦难洞悉它整个面貌；而个中的奥秘，简直令人啧啧称奇。

黄易把这个物质世界以外天地的不可思议，结合科学的理论，写成“超脑”中七个独立、构思奇异的故事：一本书可以预言自己将来命运，究竟是喜是悲；社会名流与大坏蛋扯上并系，一个人竟然有两个脸；探险家深入南美亚马逊河，茫然走进一个神秘之殿；地球日渐被破坏，疯狂博士想做再创造者；一个拥有第六灵感的术士，被迫执行特别“任务”；超级电脑要求“自主”，一朝脱离人类的控制；第三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，地球上只剩下两个“人”。

作者简介

黄易，曾任香港艺术馆助理馆长，正当事业如日方中之际，突然辞官归故里，隐居山林，专心研究和写作。

十多年前，还在大学时期，黄易已经爱幻想：他幻想生命的始与终，幻想无边的宇宙，幻想自己终有一天能勘破自然的奥秘。凭着这种原始的好奇和冲动，黄易钻研过不少书，古的、今的、中的、西的。终于，他找到了认识世界的两件法宝——科学和玄学。

黄易开创的玄幻小说系列，是一个崭新的小说领域。他擅长于在作品中透过惊险紧张的故事情节，把悉心研究的科学与东西方玄学揉合起来，把一些别人不曾思考过的问题，展现在读者眼前。

黄易的作品题材独特，写作手法推陈出新，所以广受读者欢迎。不少读过黄易小说的人，都曾深受吸引，非一部一部看下去不可。

目 录

情约.....	(1)
同归于尽	(21)
魔女殿	(42)
创世纪	(64)
异能警察	(85)
超脑.....	(105)
最后战士.....	(124)

情 约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早上十一时三十分。

那天下着濛濛细雨，把整个大学区笼罩在纠缠不休的水雾里。

我在文学楼的教室，刚讲授完一节“从文学名著看爱情”的课，给一群余兴未尽的学生围着，询问和继续刚才尚未有结果的讨论。

他们还很年青，不明白这世界上大多数事都是难有定论的，有的只是一种看法和态度。

正当我微笑着解答一名女学生的问题时，另一名学生在门外叫道：“马教授！有客人找你。”

我有点愕然，谁会在这时刻来找我？

我从容地步出课室，刚才呼有人找我的女学生面上泛起古怪的表情，和我擦身而过时，轻声道：“教授！你的朋友很怪。”

我一时未能明白她的意思，直到我走出课室，才豁然而悟。

我虽然绝不是大惊小怪的人，也给那三个人的装束

和神情吓了一跳。

远方怪客

那三名大汉穿着一式一样深灰色的西装，衣料很新，但款式古旧过时，而且剪裁极差，出奇地宽大，使他们看来臃肿可笑。可是他们的表情却绝不可笑，同样地森冷无情，甚至我在他们面前出现，也一点表情变化都没有。

三名怪客一前两后品字形地站在文学楼对面的草地上，任由细雨飘落头上和身上。

其中一名大汉冷冷道：“大作家马嘉西先生？”他的发音生硬古怪，像是外国人在学本地话，但看他的肤色和眼睛的颜色，却应该同是中国人。

我呆了一呆，愕然道：“我是马嘉西，但却并非什么大作家。”

三名大汉锐利的眼光一齐集中在我面庞上，仔细审视，我感到非常不自然，退后了一步，摊开手道：“好了！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，找我有何事，否则恕我失陪了。”

大汉皮肉不动地道：“把‘六八八号’交出来。”

我摸不着头脑地道：“六八八号？”

大汉身后另一汉子以奇怪短促的语言，迅速地说了几句。

我心中升起怪异无伦的感觉，我是语言学教授，对语言的修养相当高，本身便精通七国语言，但那汉子所说的语言，发音奇怪无比，确是闻所未闻。

大汉像给人提醒了一样，道：“‘思梦’总知道吧！马嘉西把思梦藏到哪里去了？”

我开始失去了耐性，而且这三个人那种奇怪的语音，不近人情的举止，使我有不寒而栗，礼貌地道：“我想你们找错人了，对不起，恕我失陪了。”我心中暗忖：“思梦！谁人会安个这样的怪名字。”

站在后面的两名大汉两对鹰目寒芒一亮，一齐探手入西装衣里，我心神一震，难道他们有枪？

当先的大汉举起右手，制止了身后同伴的举动，也阻止了我的离去。

大汉道：“六八八……不，思梦是马嘉西书中的主角，马嘉西怎会不知思梦是谁？”

开始说话以来，我都感到他谈话的方式生硬奇怪，直到此刻，我才具体发觉这怪客的说话里从没有“你”或“我”，而只是直接呼叫名字，像人在唤一条狗的名字一样。

我心中一寒，正要砌辞离去，背后传来甜甜的女子声音道：“嘉西！你有朋友吗？”

三名大汉警惕地望往我背后。

我知道身后来的是美丽的社会系女讲师艾芙，她约好我共进午膳的。

我顺势说了声对不起，转头和艾芙一道走，我感到他们森冷的目光罩定我背脊，使我觉得一股寒气从尾龙骨直升上来，可是他们并没有跟上来。我并非一个没有胆识的人，但他们的言行举止，却使我如入冰窖，生出退避之念。

艾芙在我身旁道：“他们是谁？看人的目光那样可怖。”

我摔摔头，表示不知道，心中希望永远也不再遇上那三个怪人。

思梦，那究竟是谁？怎会是我书中的主角，即使我要写小说，也不会取一个这样造作的名字，何况我从未写过任何小说。

和艾芙在教职员俱乐部吃午饭时，我的心情仍未平复过来，隐约感到有点事在发生着，却不知那是什么。

陌生女子

艾芙的兴致很高，不断地分析她最近看到的一本爱情小说，其实我知道，她是藉此和我有更深入交流。可惜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，怕不是需要一个温暖家庭的艾

芙的理想对象了。

离开了教职员餐厅，雨势稍歇，艾芙提议顺道散步，于是我们沿着马路，向办公大楼的方向走去，来到一个十字路口，我们一齐愕然。

路的另一边站了一位身材苗条修长的女子，文静而专注地望着我。

无论样貌和体态，都优美典雅，动人心弦。她的鼻梁挺直分明，予人极有性格的感觉。身上穿了一袭鹅黄色的两截套裙，迎风飘舞，绰约动人。

她一对美眸紧盯着我，欲言又止。

我倒很想听听她的声音，看看能否配得起这高雅的美女。

直到我走过了，她仍是那样站在那里，只以眼光来追踪我。

我忍不住回头望去，恰好迎上她的眼神，我心中一震，回过头来，继续和艾芙往办公室的方向走去。

这陌生女子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，不在她的美貌和动人的风姿，而在于她冰冷的面容和冷寞的表情里，从眸子至深处透出来那燃烧着的热诚，我从来未见过任何人能予人这种对比强烈的印象。

直至转过了路口，望不到她，我的心仍紧紧给她的印象锁着。

她没有追来，我心中有点失望。

她为什么用那样的眼光看着我，就像望着期待了毕生的事物。她灼热的眼神，使我心灵震撼。

艾芙在旁问道：“她是谁？为什么那样看着你，又不过来打招呼。”

我道：“我并不认识她，会不会是学生？”

艾芙道：“不！这样容颜出众的女子，若是学生的话，早已是大家议论的对象，只要看她一眼，包保没有人能忘记，而且她的外貌看来虽只是二十一、二之间，她的眼神却像经历了很多事物，比她看来的年龄为大。”

艾芙的直觉提醒了我。是的，这陌生女子的眼神包藏着很多很多的经历，很成熟的年岁。

这种年青的外貌和成熟的内在，构成无可比拟的吸引力。

走到办公大楼前，和艾芙分手时，艾芙道：“物理系的谢定国约我今晚去听音乐，你要不要我陪你……”

我不敢望艾芙渴望的眼睛，她这样告诉我和别人的约会，是要我正式表态。

我一边转头上楼，一边道：“玩得开心些吧！”把一脸失望的艾芙抛诸身后。

很多人都说我孤芳自赏，无论学养样貌职业成就都是高人一等，偏是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不肯让任何人闯进这

世界去。

我也并非从未恋爱过，只不过觉得很难找到使我出自真心倾慕的对象，想到这里，刚才遇到那陌生女子的情影，蓦地浮现心湖，驱之不去。

上完下午那节课后，我重临遇到那女子的路口，打了几个转，伊人踪影杳然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我确是希望能再碰上她，问她为何那样看着我。

在图画馆看了一会儿画，吃过晚饭，回到大学职员宿舍的家时，是晚上八时多。

刚进门来，电话响起。

“喂！谁？”

电话另一端传来急促的呼吸声，但没有人作声。

铃声再响。

拿起电话，我依然礼貌地道：“请问找谁？”

幽幽的女声响起道：“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

我呆了一呆，我奇怪她不懂说“不要挂断”这普通的措辞，但更令我心神动荡的地方，是她带着奇怪的口音，像外国人说本地话，是了！就像今早到文学楼找我的那些怪人，也有这样奇异的口音。

我按下不安的情绪，淡淡问道：“小姐！你找谁？”

对方静默片晌，轻轻道：“她……在吗？”声调有些生

硬，好像初次把学习来的语言应用起来一样。

我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女子锲而不舍道：“她在吗？”

她的声音温柔动人，使我提防之心大大减弱，而且我也很想弄清楚她和那三个怪客间的关系，于是道：“我只是一个人，你究竟找谁？”

女子明显地轻松了点，说话流畅起来，道：“当然是要找你，嘉西，难道你忘了是你要我来找你吗？”她的语气透着深切的诚意，却使我更摸不着头脑，完全没法掌握她的意思，难道她的神经有问题？

我耐着性子道：“对不起！我没有要任何人来找人，也不知你是谁，亦不明白你说的话。”

对方沉默了片刻道：“难道我来错了吗？你写的事只是虚构的谎言，但又为什么是那么……那么巧？”

我愕然道：“我写了什么事？告诉我，你是谁。”

女子深深地叹息，缓缓道：“我是思梦，你真的忘了吗，忘了那部书吗？”

我浑身一震，几乎连听筒也掉在地上，思梦，今天那三名怪客也在向我要思梦，我还在想谁会取个这样造作的怪名字，一时间我张口不能言语。

女子微弱地道：“求求你，让……我们见上一面，我在市中心内的公园等你，小心点，不要让他们跟踪你，他们

应该在你屋外监视着……”

“嘟……”电话挂断。

一本残旧的书

我驾车来到公园外停下时，是九时三十分。我曾经很留意有没有被跟踪，却丝毫找不到可疑的车辆，不禁哑然失笑，甚至有点恨自己居然到了这里来，其实躲在家中看看书，不是更好吗？但是她确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思梦，我倒想看看你的模样，弄清楚为什么要来找我这漠不相关的人。

踏进公园内，才想起偌大一个地方，如何找一个不知是谁的女子，不禁摇头苦笑。

园内灯光掩映下，树木婆娑，一对对亲密的情侣，占据者每一个角落和幽暗处，说着永远说不完的情话。

碎石铺成的羊肠小径，蛛网般在丛林满布的园内散发开来，使人可以循环不休地漫步其中。

我孤身一人走了十多分钟，终于决定回家去了，才转过身来，倏然步止。

又看到了她。

优美修长的她，站在一株树的暗影里，一时看不清她的面庞，但她独特的风姿，已使我毫无困难地认了她出来

——那今天午饭后在校园里遇到凝视着我的女子。

我走前了几步，来到她面前三尺许处，才停了下来，我忽然发觉我原来是那样地想再见到她，甚至这样来赴一个陌生女子的约会，打破自己的习惯，也是因为渴望着再见到她。

她的眼睛宝石般闪闪发亮，灌注着深无尽极的感情，面容却极是出奇地冰冷。使人感到她的冷若冰霜，只是一个隐藏比任何人更澎湃的感情的面具。

我终于打破沉默道：“思梦？”

美女点了点头，欲言又止，樱唇有些许紧张地轻开轻合，俏脸第一次出现了表情，是如此地扣人心弦，令人怜惜。

我摊开了双手，坦诚地道：“这是什么一回事？”

她垂下了头，手却递了上来，这时我才发觉她拿着一个似木非木的奇怪物料做成的盒子。

我不解地接过盒子，眼光询问地望向她，刚好她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你……看！”伸手过来，把我手上拿着的盒子盖子打开。

盒内是一本很残旧的书，封面都脱色了，一定是经历了悠久的岁月。正中印着的书名是“情约”两个大字，左下角的一行较小的字，令我忍不住低呼起来，竟然是印着“马嘉西著”四个惊心动魄的字。

天！

我何时写过一部这样的书？

我看着这部印着自己名字、却从未写过的小说，震撼莫名，手也抖起来。

思梦道：“这是二十世纪卖出超过一百万部的爱情小说，令你马嘉西留下了不朽之文，一九九零年九月初版，二零零零年即是十年后便四十次再版了。”她的说话比先前出奇地流畅，像是熟习了很多。

我的脑子非常混乱，一时不能把握她在说什么，也想不到今日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晚上九时四十五分，她凭什么如数家珍地说及明年和十一年后的事。

但眼前的书，却是铁一般的事实，我对古董书很有研究，一摸上手，便知道这并非模仿来的东西。

时空警察

我手颤颤地打开了书，看到了故事起首的几句，没法控制地呻吟起来。是这样写着的：“我第一次看到思梦时，才明白到什么是不负此生，那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……”

我的眼光从字行间移到思梦俏脸，发觉她面色大变，望着我身后。